

法國與新喀里多尼亞

洪瑞閔

「今晚，法國因為新喀里多尼亞決定留下變得更美麗。」

—艾曼紐·馬克宏(Emmanuel Macron)

前言

2021年12月12日，法國位在南太平洋上的「特殊行政區」(collectivité sui generis)新喀里多尼亞(New Caledonia)根據《努美阿協定》(Noumea accord)進行第三次獨立公投，《努美阿協定》是1998年法國中央政府與新喀里多尼亞相關各方在新喀里多尼亞首府努美阿(Noumea)所簽署的協議，當中規定將國防、安全、司法和貨幣以外的許多權力從法國下放至新喀里多尼亞，同時也決議自協定簽署日開始的20年內為過渡階段，在此期間新喀里多尼亞各界將針對自身的前途進行充分

討論，並在其後舉行獨立公投決定新喀里多尼亞是否留在法國內部，在公投未能通過的情況下，新喀里多尼亞可以再舉行兩次公投來確認新喀里多尼亞人民的意願。如表所示，第一次公投與第二次公投分別在2018年11月4日與2020年10月4日舉行，雖然留法派與獨派之間的差距逐漸縮小，但留法派皆取得勝利。第三次公投則在獨派因為新冠肺炎疫情爆發而抵制的情況下，以留法派的大勝告終。

新喀里多尼亞的獨派陣營主要由當地原住民卡納克人(Kanak)所組成，本文主要介紹

表、新喀里多尼亞歷次獨立公投結果

公投時間	2018年11月4日	2020年10月8日	2021年12月12日
支持獨立	43.33%	46.74%	3.51%
反對獨立	56.67%	53.26%	96.49%
投票率	81.01%	85.69%	43.9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新喀里多尼亞早期的發展以及作為法國殖民地時期卡納克人的遭遇。

新喀里多尼亞：卡納克人的居所

與大多數大洋洲民族一樣，新喀里多尼亞的卡納克人是航海民族南島民族 (Austronesian peoples)，他們約在西元前 1100 年左右在新喀里多尼亞定居並開始發展出屬於自己的海洋文化。從西元 1000 年到 1774 年，傳統的卡納克社會逐漸發展起來，儘管新喀里多尼亞諸島間的語言極富多樣性，但格蘭德泰爾 (La Grande Terre) 和洛亞蒂群島 (Les îles Loyauté) 的部族之間仍存有著複雜的關係網絡，形成由不同酋長領地聯合而成的社會系統管理。

Kanak 一詞來自於夏威夷語的 Kanaka，意思是「人」、「人類」或是「自由人」，當時法語拼為 Canaque (英語則拼作 Kanaka)，卡納克這個詞在 19 世紀隨著第一批歐洲航海家和商人的推廣逐漸傳播到整個太平洋地區，用以更具體地指涉傳統上稱為「美拉尼西亞」 (Melanesia) 的原住民，然而，隨著歐洲殖民者的到來，Canaque 一詞逐漸成為描述新喀里多尼亞原住民的負面詞彙。自 1970 年代開始，新喀里多尼亞的住民透過將卡納克重新拼寫為 Kanake 使其重行「海洋化」，至此以後卡納克一詞具備強烈的身份認同意涵，並成為新喀里多尼亞原住民文化和政治要求的象徵之一。

前仆後繼的歐洲冒險家

18 世紀開始，英國與法國的航海家開始探索西太平洋，這裡對於當時西方世界還是一個未知地帶，1774 年 9 月 4 日，歐洲第一位登陸夏威夷群島與澳洲東岸的英國海軍軍官與航海家庫克 (James Cook) 在第二次探索該區域時於格蘭德泰爾北部的巴拉德 (Balade) 登陸，從而開始了卡納克人與歐洲人的接觸，由於新喀里多尼亞的海岸讓庫克想起了蘇格蘭的海岸，因此將其命名為新喀里多尼亞 (蘇格蘭的拉丁語是 Caledonia)，這即是現今新喀里多尼亞的名稱由來。

1792 年至 1840 年間，許多其他法國探險家在該地區漫遊，包括前往西海岸的海軍軍官與探險家當特爾卡斯托 (Antoine Bruny d'Entrecasteaux)，以及完成洛亞蒂群島測繪的迪維爾 (Dumont d'Urville)。到了 19 世紀中葉，捕鯨獵人在洛亞蒂群島和格蘭德泰爾以北建立了基地，他們在那裡休息、儲備水和食物與提取鯨油，並且向當地住民進行交易，一些水手選擇永久定居，在歐洲人與卡納克人間扮演中間人或貿易商的角色，這些水手在新喀里多尼亞娶妻生子，同時被當地氏族所接受，這些人的後代是新喀里多尼亞混血家族最早的起源。

18 世紀開始傳教士們也開始到達新喀里多尼亞，一方面，18 世紀末開始向波里尼西

亞(Polynesia)傳教的英國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LMS)的新教傳教士希望繼續其在美拉尼西亞的工作，為此，倫敦傳道會依賴波里尼西亞血統的牧師，後者相繼在 1841 年與 1842 年分別於洛亞蒂群島的馬雷島(Maré)與利福島(Lifou)建立了據點。

另一方面，為了避免讓基督教在大洋洲專美於前，由杜阿爾主教(Guillaume Douarre)領導的七名天主教傳教士於 1843 年在巴拉德登陸進行傳教，最終在 1851 年在當地原住民領袖的幫助下建立了據點，在殖民時期，天主教與基督教傳教在卡納克族群內部能夠蓬勃發展，主要原因乃是在於其同時身兼教育與行政協助等多樣功能，而殖民政府往往由於缺乏意願或資源無法承擔這些職能。

法國殖民時代

1853 年 9 月 24 日，法國海軍將領費夫里耶-德普朗特(Auguste Febvrier-Despointes)正式佔領新喀里多尼亞及其屬地，在其寫給海軍與殖民地部長杜柯(Théodore Ducos)的信中，費夫里耶-德普朗特指出新喀里多尼亞將能夠確保法國在太平洋的軍事與商業利益，為了在新喀里多尼亞進行開發，法國政府引進了兩種類型的殖民者。

第一種是人數較少，出於自由意志選擇來島上定居的「自由定居者」(Les Libres)，除了來自澳洲的移民外，自由定居者來自不同的

社會出身背景，他們經常受到法國政府或殖民社會的鼓勵，例如，在 1870 年代，新喀里多尼亞的第一任總督吉蘭(Charles Guillain)鼓勵印度洋西部留尼旺島(La Réunion)的居民來新喀里多尼亞種植甘蔗。1894 年費耶(Paul Feillet)總督從法國本土帶來了大概 1,000 名種植者，希望能夠透過咖啡種植獲利，然而，由於缺乏資金、有經驗的勞動力、適合當地的農耕技術以及基礎交通建設，造成種植與出口上的困難，在產品利潤低的情況下，1900 年以後引進移民的計畫被迫放棄。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法國又進行了一次引進移民種植棉花的嘗試，但也沒有得到成功，最終導致巴黎放棄了以財政支持吸引移民開拓新喀里多尼亞的做法，但已有數量可觀的開拓者選擇留在當地。

第二種則是人數較多的「罪犯」(Les Pénaux)，也就是觸犯法律被送來新喀里多尼亞服刑的罪犯，其刑期通常意味著必須在新喀里多尼亞終其一生。雖然法國主要以南美洲的法屬圭亞那(French Guiana)作為流放犯人的場所，但由於該地氣候與衛生條件惡劣，因此，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Napoléon III)在 1863 年 9 月 2 日下令新喀里多尼亞成為新的流放地點。主要可分為如下三種類型：

一、「被運送者」(transportés)：

在拿破崙三世的命令發出九個月後，首批 250 名罪犯抵達法蘭西港(Port de France)¹，一

直到 1897 年法國總共從本土遣送了 74 次的罪犯至新喀里多尼亞。那些被判處強迫勞動的罪犯被稱之為「被運送者」(transportés)，負責建造建築物和修建道路橋樑來發展新喀里多尼亞，此外也透過監獄管理部門的協調為當地的礦場工作。

二、「被驅逐者」(déportés)：

1871 年「巴黎公社」(la Commune de Paris) 的起義失敗後，有許多公社成員都被驅逐到新喀里多尼亞，但與「被運送者」相較，絕大多數的「被驅逐者」不需要強迫勞動，在法國政府於 1880 年對公社成員進行大赦後，大多數被驅逐到新喀里多尼亞的公社成員都回到法國本土。此外，新喀里多尼亞也接收來自法國其他殖民地的叛亂份子，例如在 1871 年至 1872 年在北非阿爾及利亞(Algeria)莫克拉尼起義(Mokrani Revolt)中，許多被判有罪的政治犯在 1874 年起陸續被驅逐到新喀里多尼亞，一直到 1895 年才獲得赦免，這群阿拉伯政治犯部分隨後定居在格蘭德泰爾的內薩迪烏(Nessadiou)地區，逐步發展成今日新喀里多尼亞主要的伊斯蘭教社群所在地。

三、「被排除者」(relégués)

「被排除者」指的是犯重罪的青少年罪犯，第一批「被排除者」在 1887 年被送到新克里多尼亞，他們被分配至松島(l'île des Pins)與格蘭德泰爾的烏阿梅尼(Ouaménie)等地，主

要負責「自由定居者」安頓事宜以及新克里多尼亞南部的開發，「被排除者」通常在出發前就已經是社會上的邊緣人，名聲往往不佳同時也很難融入當地社會。在 1897 年最後一批「被排除者」抵達後，新克里多尼亞開始逐步解除作為監獄中心的任務，最終在 1931 年正式從關押殖民地的名單中除名。

遭受壓迫的卡納克人

殖民對卡納克人的影響是巨大的。早在 1855 年，法國中央政府就取得了新喀里多尼亞的土地所有權，隨著一波波的法國人來到新喀里多尼亞，為了有充足的空間容納他們，殖民政府迫使卡納克人遷徙到指定的「保留地」居住。1868 年的法令規定，新喀里多尼亞的土地收歸國有，不得出租與出售。1897 至 1903 年間，在費耶總督領導的「大土地分配」(grand cantonnement)行動下，卡納克人在新喀里多尼亞所擁有的土地面積只剩下整體的 13%，此外，洛亞蒂群島則因為被認為不適合歐洲的農業耕種技術而被劃歸為保護區。

在這段期間，巴黎當局還發展出土著制度(Indigénat)用以管理新喀里多尼亞的傳統部落，這是法國自 1887 年起在美拉尼西亞所推動的治理模式，主要負責管理卡納克部落與特定罪刑的懲罰，在這個制度下，卡納克人的行動自由受到控制，未獲許可無法禁入首府努美阿。

此外，卡納克人的首領除了由各部族酋長依據傳統推舉，尚須經過殖民政府的認可。在1900年起，殖民政府引入了所有成年男性都必須繳交的人頭稅，其目的除了在補充殖民政府的收入以外，也希望能夠藉此限制卡納克人離開保留地工作。

在土地被剝奪、土著制度所造成的社會邊緣化以及文化根源喪失等多重因素造成卡納克部落的強烈不滿，最終導致1878年的首次起義，其導火線主要是新喀里多尼亞中西部的卡納克人土地遭到剝奪，由阿泰(Ataï)酋長所率領的卡納克戰士向法國的軍事哨所發起進攻，開啟了為期一年的叛亂與鎮壓，大概有600名卡納克起事者與200名歐洲人喪生，以及約1,500名卡納克人被迫流亡，此次衝突造成多個歐洲人聚落與卡納克部落被摧毀，進一步加深了雙方之間的不信任，導致日後包括1878年與1917年在內的多場起義。

總而言之，法國的殖民以及其所帶來的戰爭與流行病，使得卡納克人的數量大幅減少，到了1921年只有約27,000人，已經是1853年法國佔領新喀里多尼亞時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

結語

從法國與新喀里多尼亞關係的早期歷史可以看出，新喀里多尼亞在巴黎政治菁英的規畫中只有相當邊緣的地位，主要作為罪犯的流放地點。同時，當地原住民卡納克人也遭到巴黎當局的歧視待遇，這些過往的確造成現今新喀里多尼亞社會難以磨滅的傷痕。

近年來，隨著中國在南太平洋的影響力大幅增加，新喀里多尼亞獨派重要人士也多與中國保持密切與友好的關係，談及有關中國勢力進入新喀里多尼亞所可能帶來的風險時，最具代表性的言論莫過於獨派政黨「卡納克和社會主義民族解放陣線」(Front de Libération Nationale Kanak et Socialiste, FLNKS)的國會議長瓦米唐(Roch Wamytan)所言，「我們不怕中國，是法國，而非中國曾經殖民我們。」²一論述可以看出獨派人士對於法國在認同面向上的疏離甚至厭惡，同時法國過往殖民時期的黑歷史也給了有心人士或是境外勢力可以操作的機會，在今日法國重新聚焦印太地區(Indo-Pacific)並發表多項印太政策文件之時，如何修補過去的錯誤以及強化現今的認同將是巴黎決策者的重要挑戰。

(本文作者為比利時法語天主教魯汶大學博士)

註釋：

1. 為了避免與加勒比海上的海外領地馬丁尼閣島(Martinique)的法蘭西堡(Fort-de-France)混淆，該港於1866年改名為現名努美阿(Nouméa)。
2. Harold Thibault, "La Chine lorgne la Nouvelle-Calédonie et ses réserves de nickel," *Le Monde*, October 20, 2020, https://www.lemonde.fr/politique/article/2020/10/02/la-chine-lorgne-la-nouvelle-caledonie-et-ses-reserves-de-nickel_6054537_823448.html.